

➡➡我到现在还感激张阿姨，不仅仅是她对我的关心，还因为她是我的救命恩人。

●大约七八年前吧，我大学毕业后初到上海，刚开始自我感觉极其良好，觉得成功的路就在脚下，理想就不远处冲我招手。现在反过来一看，那时很幼稚，是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却恰恰是什么也不懂的懵懂时期。

果不其然，现实给我上了残酷又使人迅速清醒的一课。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工作，我过上了每天从暂住的昔日大学同窗的研究生宿舍到沪上各个人才市场的连点一线的枯燥生活，终于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努力，找到了一家网站做文字编辑。现在工作有了，该找自己住的地方了，毕竟麻烦同学有1个多月的时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由于当时我对上海还不是很熟悉，于是拜托同事有没有离公司近、而且价格比较便宜的房源，因为我们这家公司在静安区，属于上海的黄金地段，四周房源都很贵，让人听了望而却步。

不过有一位男同事冲我推荐了一处房源，他是网站摄影记者，家住上海近郊奉贤区，曾在那个小区居住过，很熟悉那里的环境，这个房源信息也是听附近相熟的中介说起的。那个旧校区离公司坐公交只有2站路很方便，租金也只有700元。不过那里属于旧区老弄堂，他介绍的房子只有两层，还是木质结构，隔音很不好，上下楼梯声音很大。一层两户，有共用的大门和走廊，大的一户有两间房，小的一户只有一间房，两家各有一间厨房，但合用一个卫生间。而我要租的是那个小的一户，只有一个房间，房主就是隔壁住的两居室一家人。

我一听立刻就动心了，虽然两家合用一个卫生间不太方便，但有独立房间，主要是胜在便宜呀！谁让我当时囊中羞涩呢？虽然我刚找的工作文字编辑听上去挺唬人的，但工资并不高，只有2800多元，我不省着点过怎么行？于是，我在他的陪同下兴冲冲地赶到了那家中介，生怕这么物美价廉的房子溜掉了，第二天就和中介实地考察了房子。

隔壁男女主人不在，只有一位老阿姨接待了我们一行三个人：我、同事和中介业务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老阿姨，老阿姨姓张，头发是黑白相间，长得比较富态，年纪看起来将近70岁，总是笑眯眯的，不多话语，操着浓重的苏北口音，给人印象非常慈祥、淳朴和善良，一看就给人一种很暖心、很信赖的感觉。

因为中介比较忌讳租赁双方过多的谈话交流，生怕双方交换了联系方式，而把中介甩掉，所以我和张阿姨没做过多的交谈，我也只是大概溜达一圈，将房间和厨房卫生间看了看就立马决定签订租房合同，马上住进来。说实话，当时能这么痛快定下来，除了房子本身的经济合算外，最主要的是隔壁张阿姨给我留下了和蔼可亲的第一印象。

●一周后我就搬进了房子，也见到了房东两夫妻。这对夫妻有四十六七岁，还有一个15岁的儿子。说实话，他俩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差，尤其是姓郭的男主人行为比较粗鲁，说话嗓门奇大，每一句话都像吼出来似的，还跟我一边说着话，一边随地吐痰。他妻子就跟电影《功夫》里的包租婆一样，穿着睡衣，头上卷着发卷，不说话，看我是外地人，只在一旁警惕地看着我，像提防小偷那样提防着我，搞得自己自尊心很受伤。但想毁约也不现实，钱已经交了，搬也搬进来了，再说我毕竟白天上班，和他们一家人没有太多交集。

这时多亏张阿姨在一旁解围，忙解释着我在附近静安寺高级写字楼中办公，是一名正宗的白领，人品绝对可以得到保证，这时郭先生夫妇脸色才好看些。而我也很好奇：张阿姨和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原先还以为他们和张阿姨是母子或母女关系，但看出他们对张阿姨一点也不像一家人般地亲热，相反却有颐指气使的味道，家务活张阿姨也样样抢着干。她不会是保姆吧？这么大了，还什么活都干，真可怜。她人这么好，唉，暗暗替她鸣不平。

我住进来后，由于是单身汉一个，也不会照顾自己，再加上不会做饭，周末时总窝在屋子里餐餐泡方便面。在一个周日的晚餐时间，突然听到了敲门声，一见是张阿姨，她端着满满一大碗香气四溢的菜，笑眯眯地：“小夏，来，尝尝阿姨的手艺！”我一看碗里的菜，哇，真丰富！有大虾、带鱼还有一块大排和绿油油的鸡毛菜，引人食欲，更感觉有一种亲人般的温暖。我有些不好意思，正要谢绝呢，张阿姨有些生气了，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张阿姨呀？看得起就收下，一会儿主人就回来了，我是趁他们不在时才抽空给你做的菜，你快收下尝尝。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不再犹豫收下了，头一次感觉到在这个陌生的大都市，也有了关心我的人，从此不再孤单。

接着我便问起她的情况，果然，张阿姨是男主人的保姆，郭先生别看现在破落了，只是一家国企的一般职工，但他爷爷解放前是上海有名的资本家，家境极其富裕，他的爸爸和他从小就是正宗的“富二代”，但他没赶上好时候，文革期间他爷爷和爸爸的财产都被没收了，只剩下了这所老房子。张阿姨是郭先生母亲的陪嫁丫鬟，自从和小姐陪嫁过来后就在这家里风风雨雨共同生活了几十年，郭先生的父母在世时对她不错，就像是一家人，但到了郭先生这一辈时，对她就没那么好了，把她当下人一样使唤。但她一辈子没结婚，无儿无女的，老家也没什么亲戚了，她是看着郭先生长大的，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更把这个家当成了自己的家，尽心尽力，我听她讲述完，不禁感叹：这个张阿姨真是个好命人呀！我以后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能帮她就帮她一把。

于是我就在这所房子安营扎寨了一年多，平时和郭先生夫妇俩没什么交集，和张阿姨平时联系得挺紧密。那年夏天我把老家的女友莲调到了上海工作，她跟我从小就青梅竹马，双方家长是同事，两家熟悉得不得了，我俩彼此感情也好。莲在老家当医生，经过我半年多频繁在沪上人才市场里替她找工作，终于一家二级医院同意录用了她，我俩终于在上海团聚了。

●莲和我同居了，记得第一次接她到我租的房子时，张阿姨特意事先守在大门口去迎接她，等见到落落大方、秀丽高挑的莲时，张阿姨很开心，像看着自己晚辈似的笑着看向我们俩儿，冲我伸出大拇指，连连说：“多俊俏的姑娘，瞧瞧你们两孩子在一起多合适！郎才女貌的。”



情事

倾诉与聆听,城市人的情感故事。
请勿对号入座。

王志强 摄 组合 I

👤 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

口述/雨轩 整理/飞侠

难忘邻居老阿姨

听完张阿姨的话，莲也像我当初那样，初来上海就感到一种亲人长辈般的关心。

我到现在还感激张阿姨，不仅仅是她对我的关心，还因为她是我的救命恩人。这年冬天的某个周日天冷难耐，我正在烧水打算在屋里用大澡盆洗澡。因为当时毕竟是老房子条件有限，两家合用一个卫生间，卫生间小的可怜，只能放得下一个抽水马桶，没有淋浴设备，和现在家家都独用淋浴器、浴缸没法比。哪知刚烧上水，莲接到电话有位关系要好的女同事要到家里做客，然后和她一起逛街。

我们决定我自己到厨房洗澡，这样彼此不影响对方，而且正好天冷，在旁边煤气灶上烧着水，洗澡能暖和一些。我刚锁着厨房门洗了一小会儿，莲就在门外告之和同事出门逛街去了。我洗着洗着，大约过了一段时间了，就觉着头晕，越来越没力，甚至有些神智不清。事后才知道是一氧化碳中毒了，冬天在封闭的空间里烧着水最容易发生这种状况。

当时头晕晕的，虽然想爬出浴盆，可就是有心无力。就在这时，门外传来熟悉的张阿姨问话声，原来她在自己厨房里准备午饭，知道我在洗澡，毕竟两个厨房挨着嘛！只听她急急地喊道：“小夏，这么长时间都过去了，你怎么还没洗完？没事吧？听着就回答我！”可是我当时正神智不清呢，怎么可能回答她？！这时张阿姨觉得不对了，她拼命地敲着我家的厨房门，还在不停地叫着我。

可是我这边仍然没有丝毫动静，她真的急了，想大力打开门，可是我在里面用插销插着，这时她把心一横，竟用足力气拼命撞门，幸好厨房门的插销比较老了，有些松动了，不过年老体衰的她也撞了大约七八下才把门撞开，因为她当时用力太大，门撞开后跌跌撞撞冲进来，额头还狠狠撞在墙上，血当时就从额头处流了出来，可是她当时全然不顾自己的受伤，翕了翕鼻子，喃喃说着：这么大的煤气味呀！急急忙忙把炉灶上的火给关掉，然后走近浴盆，把我扶了起来，大喊着：孩子，你煤气中毒了，没事吧？醒醒呀！说着还掐着我的人中。

我不知什么时间清醒过来，才知道正是由于张阿姨的及时闯进来急救，我才逃过了一劫，当时身体依然虚弱的我也说不出什么感谢的话，只是指着她额头的血让她赶快拿纱布去止血。可张阿姨坚决不去，一直扶着我穿好衣服躺到屋子里才放心地整理自己的伤口。

●第二天我和莲特意买了一些水果到隔壁郭先生家去感谢张阿姨，郭先生夫妇俩听完我的讲述，对昨天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事也感到后怕，连连说：小夏，你可要好好谢谢张阿姨呀，昨天我们一家三口都不在家，要不是她你性命难保,你看，她额头上的伤还没好呢!我俩走近一看，可不是嘛，挺大的伤疤还横在那儿，我俩心疼地握住了她的手，不住地感谢。而不善言辞的她则憨厚地一笑，连说没什么。最后经不住我俩的热情，他们一家只收了一串香蕉。

自从发生了这件事以后，我们两家变得亲热起来，

彼此来往也频繁了。我俩更把张阿姨当成了长辈一样看待，而她则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们。

一天下午，莲发现中午我们放在厨房里吃剩的白斩鸡怎么变少了？中午明明剩了三块，而现在只剩下了半块，我也很纳闷，当然我俩从来没怀疑是郭先生一家给偷吃掉了，只不过有些奇怪。第二天下午，就听见在对面厨房做饭的莲一声惊叫，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一个箭步冲了出去，到厨房后莲冲角落指了指，然后冲到我背后，我一看原来是一只丑陋的灰色大老鼠正往角落里的一个洞钻，噢，原来它就是昨天偷吃白斩鸡的“小偷”。说实话，我作为一个男人，不怕老鼠，但一联想到人类历史上老鼠身上带来的种种疾病，如曾经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几千万人死亡的黑死病和鼠疫，也变得有些畏惧了，于是，我便虚张声势地把大老鼠给吓到了鼠洞里。

因为厨房里有老鼠，从此进厨房前都要做好撞到老鼠的准备，甚至到门口故意大声咳嗽一声，好把里面的老鼠吓跑。莲很胆小，只要我在家，每次进厨房前都要拉我当先锋，她则探头探脑地跟着我。而张阿姨很快得知了厨房鼠患事件，笑着摇了摇头，说了声这两个孩子。于是，她主动提出自己实施灭鼠行动。在一个下午老鼠正出来觅食之时，早已有准备的张阿姨迅速提着一柄扫帚朝老鼠打去，可惜敏捷的老鼠身子躲了过去，只打断了它长长的一截尾巴。那老鼠哀叫一声，躲在老鼠洞里不出来了，随后好长时间也不见了踪影，估计是被“彪悍”的张阿姨吓怕了。

又过了一个月有余吧，莲早晨去厨房烧水，突然又惊叫一声，我和张阿姨急忙赶过去，只见莲往地上指指，原来那只大老鼠死在了地上，身上血淋淋的。我和莲比较恶心地立在那里不知所措，而张阿姨已经到屋里取了一张报纸，不慌不忙地走过去把老鼠包起来，扔在了垃圾桶里。然后微笑地对她说：这下你俩放心了吧，呵呵。以后有什么事别害怕，就来找我张阿姨！

不知不觉地，我和莲在静安区那所旧房子里共住了5年多，也在那里结的婚，在那儿有了太多美好的记忆，这些记忆很多都和张阿姨有关，我们更是把张阿姨当成了自己的长辈，莲还用医生的小权利每年都让他们一家到自己医院里去做免费体检，我俩每年春节总会抽一天时间带张阿姨去大商场吃饭买衣服，每当那时她就会快乐地像个孩子，我们就像真正的一家人那样其乐融融。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在2012年我和莲用了多年的积蓄作了首付，在松江九亭买了新房，在搬走那天张阿姨久久拉住我俩的手，大颗大颗的泪珠在苍老的脸庞流淌，她很伤心和舍不得，而我和莲更是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搬走了一年多，我们特意回到了老房子去看她，哪知去了那里才发现那儿已经动迁了，只剩下残垣断壁和一地的砖头。给郭先生打了宅电和手机打不通，而张阿姨也没有手机，我们就这样同张阿姨失去了联系。

现在已过去了两年多，不过在我的脑海中经常会出现张阿姨那慈祥和蔼的面容，再见了，我的救命恩人，愿您晚年少一些操劳，多一份平安！